
河东记

唐·薛渔思（陈尚君辑）

○黑叟

唐宝应中，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，有姿容而无子息。州有寺名宝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。至魔母堂，捻香祝曰：“祈一男，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。”陆氏又曰：“傥遂所愿，亦以脂粉钱百万，别绘神仙。”既而寺中游，薄暮方还。两月余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构堂三间，穷极华丽。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，募画工。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杨、润、潭、洪及天下画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偿过多，皆不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说姓名，称剑南来，且言善画。泊寺中月余，一日视其堂壁，数点头。主事僧曰：“何不速成其事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请备灯油，将夜缉其事。”僧从其言。至平明，灿烂光明，俨然一壁。画人已不见矣。政大设斋，富商来集。政又择日，率军吏州民，大陈伎乐。至午时，有一人形容丑黑，身長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锄而至。阍者拒之，政令召入，直上魔母堂，举手锄以劓其面，壁乃颓。百万之众，鼎沸惊闹，左右武士欲擒杀之，

叟无怖色。政问之曰：“尔颠痫耶？”叟曰：“无。”“尔善画耶？”叟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缘何事而鬪此也？”叟曰：“恨画工之罔上也。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，图写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矣。”政怒而叱之。叟抚掌笑曰：“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为验耳。”政问曰：“尔妻何在？”叟曰：“住处过湖南三二里。”政令十人随叟召之。叟自苇庵间，引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艳态媚人，光华动众。顷刻之间，到宝林寺。百万之众，引颈骇观，皆言所画神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阶前，陆氏为之失色。政曰：“尔一贱夫，乃蓄此妇，当进于天子。”叟曰：“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。”政遣卒五十，侍女十人，同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叟独在小游艇中，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。将过江，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，忽然飞入游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趋之。夫妻已出，携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为白鹤，冲天而去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一引出《会昌解颐》及《河东记》）

○萧洞玄

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，志心学炼神丹，积数年，卒无所就。无何，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：“法尽此耳，然更须得一同心者，相为表里，然后可成，盍求诸乎？”洞玄遂周游天下，历五岳四渎，名山异境，都城聚落，人迹所臻，罔不毕至。经十余年，不得其人。至贞元中，洞玄自浙东抵扬州，至陵亭埭，维舟于逆旅主人。于时舳舻万艘，隘于河次，堰开争路。上下众船，相轧者移时。舟人尽力挤之，见一人船顿，蹙其右臂且折，观者为之寒栗。其人颜色不变，亦无呻吟之声，徐归船中，饮食自若。洞玄深嗟异之，私喜曰：“此岂非天佑我乎？”问其姓名，则曰“终无为”，因与交结。话道欣然，遂不相舍，即俱之王屋。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，无为相与揣摩，更终二三年，修行备至。洞玄谒无为曰：“将行道之夕，我当作法护持，君当谨守丹灶。但至五更无言，则携手上升矣。”无为曰：“我虽无他术，至于忍断不言，君所知也。”遂十日设坛场，焚金炉，饰丹灶。洞玄绕坛行道步虚，无为于药灶前，端拱而坐，心誓死不言。一更后，忽见两道士自

天而降，谓无为曰：“上帝使问尔，要成道否？”无为不应。须臾，又见群仙，自称王乔、安期等，谓曰：“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，何得不对？”无为亦不言。有顷，见一女人，年可二八，容华端丽，音韵幽闲，绮罗缤纷，薰灼动地，盘旋良久，调戏无为，无为亦不顾。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，哮叫腾掷，张口向无为，无为亦不动。有顷，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，并在其前，谓曰：“汝见我，何得无言？”无为涕泪交下，而终不言。俄见一夜叉，身長三丈，目如电掣，口赤如血，朱发植竿，锯牙钩爪，直冲无为，无为不动。既而有黄衫人，领二手力至，谓无为曰：“大王追，不愿行，但言其故即免。”无为不言。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，无为不得已而随之。须臾至一府署，云是平等王，南面凭几，威仪甚严。厉声谓无为曰：“尔未合至此，若能一言自辨，即放尔回。”无为不对。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，看诸受罪者，惨毒痛楚，万状千名。既回，仍谓之曰：“尔若不言，便入此中矣。”无为心虽恐惧，终亦不言。平等王曰：“即令别受生，不得放归本处

。”无为自此心迷，寂无所知。俄然复觉，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。初在母胎，犹记宿誓不言。既生，相貌具足，唯不解啼。三日满月，其家大会亲宾，广张声乐，乳母抱儿出，众中递相怜抚。父母相谓曰：“我儿他日必是贵人，因名曰贵郎。”聪慧日甚，祇不解啼。才及三岁便行，弱不好弄。至五六岁，虽不能言，所为雅有高致。十岁操笔，即成文章，动静嬉游，必盈纸墨。既及弱冠，仪形甚都，举止雍雍，可为人表。然自以暗症，不肯入仕。其家富比王室，金玉满堂，婢妾歌钟，极于奢侈。年二十六，父母为之娶妻，妻亦豪家，又绝代姿容，工巧伎乐，无不妙绝。贵郎官名慎微，一生自矜快乐，娶妻一年，生一男，端敏惠黠，略无伦比。慎微爱念，复过常情。一旦妻及慎微，俱在春庭游戏。庭中有盘石，可为十人之坐，妻抱其子在上，忽谓慎微曰：“观君于我，恩爱甚深。今日若不为我发言，便当扑杀君儿。”慎微争其子不胜，妻举手向石扑之，脑髓迸出，慎微痛惜抚膺，不觉失声惊骇。恍然而寤，则在丹灶之前。而向之盘石，乃丹灶也。时洞

玄坛上法事方毕，天欲晓矣，俄闻无为叹息之声，忽失丹灶所在。二人相与恸哭，即更炼心修行，后亦不知所终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）

○慈恩塔院女仙

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，月夕，忽见一美妇人，从三四青衣来，绕佛塔言笑，甚有风味。回顾侍婢曰：“白院主，借笔砚来。”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：“黄子陂头好月明，忘却华筵到晓行。烟收山低翠黛横，折得荷花赠远生。”题讫，院主执烛将视之，悉变为白鹤，冲天而去。书迹至今尚存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六九）

○叶静能

唐汝阳王好饮，终日不乱。客有至者，莫不留连旦夕。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，王强之酒，不可，曰：“某有一生徒，酒量可为王饮客矣。然虽侏儒，亦有过人者。明日使谒王，王试与之言也。”明旦，有投刺曰：“道士常持蒲。”王引入，长二尺。既坐，谈胚浑至道，次三皇五帝、历代兴亡、天时人事、经传子史，历

历如指诸掌焉。王喏口不能对。既而以王意未洽，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，王则欢然。谓曰：“观师风度，亦常饮酒乎？”持蒲曰：“唯所命耳。”王即令左右行酒。已数巡，持蒲曰：“此不足为饮也，请移大器中，与王自挹而饮之，量止则已，不亦乐乎？”王又如其言。命醇酎数石，置大斛中，以巨觥取而饮之。王饮中醺然，而持蒲固不扰，风韵转高。良久，忽谓王曰：“某止此一杯，醉矣。”王曰：“观师量殊未可足，请更进之。”持蒲曰：“王不知度量有限乎？何必见强。”乃复尽一杯，忽倒，视之则一大酒榼，受五斗焉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七二）

○韦丹

唐江西观察使韦丹，年近四十，举五经未得。尝乘蹇驴，至洛阳中桥。见渔者得一鼯，长数尺，置于桥上，呼呻余喘，须臾将死。群萃观者，皆欲买而烹之。丹独悯然，问其直几何。渔曰：“得二千则鬻之。”是时天正寒，韦衫袄袴，无可当者，乃以所乘劣卫易之。既获，遂放于水中，徒行而去。时有胡芦先生，不

知何所从来，行止迂怪，占事如神。后数日，韦因问命，胡芦先生倒屣迎门，欣然谓韦曰：“翘望数日，何来晚也？”韦曰：“此来求谒。”先生曰：“我友人元长史，谈君美不容口，诚托求识君子，便可偕行。”韦良久思量，知闻间无此官族。因曰：“先生误，但为某决穷途。”胡芦曰：“我焉知？君之福寿，非我所知。元公即吾师也，往当自详之。”相与策杖至通利坊，静曲幽巷。见一小门，胡芦先生即扣之。食顷，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。数十步，复入一板门。又十余步，乃见大门，制度宏丽，拟于公侯之家。复有丫鬟数人，皆及姝美，先出迎客。陈设鲜华，异香满室。俄而有一老人，须眉皓然，身長七尺，褐裘韦带，从二青衣而出。自称曰：“元浚之。”向韦尽礼先拜。韦惊，急趋拜曰：“某贫贱小生，不意丈人过垂采录，韦未喻。”老人曰：“老夫将死之命，为君所生，恩德如此，岂容酬报？仁者固不以此为心，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。”韦乃矍然，知其竈也，然终不显言之。遂具珍羞，流连竟日。既暮，韦将辞归，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，授韦

曰：“知君要问命，故辄于天曹，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，聊以为报。凡有无，皆君之命也。所贵先知耳。”又谓胡芦先生曰：“幸借吾五十千文，以充韦君改一乘，早决西行，是所愿也。”韦再拜而去。明日，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，赖以救济。其文书具言，明年五月及第；又某年平判入登科，受咸阳尉；又明年登朝，作某官。如是历官一十七政，皆有年月日。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，至御史大夫。到后三年，厅前皂荚树花开，当有迁改北归矣。其后遂无所言，韦常宝持之。自五经及第后，至江西观察使。每授一官，日月无所差异。洪州使厅前，有皂荚树一株，岁月颇久。其俗相传，此树有花，地主大忧。元和八年，韦在位，一旦树忽生花，韦遂去官，至中路而卒。初韦遇元长史也，颇怪异之。后每过东路，即于旧居寻访不获，问于胡芦先生。先生曰：“彼神龙也，处化无常，安可寻也？”韦曰：“若然者，安有中桥之患？”胡芦曰：“违难困厄，凡人之与圣人，神龙之与湍蠕，皆一时不免也，又何得异焉？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一八）

○吕群

唐进士吕群，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。性粗褊不容物，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。时过褒斜未半，所使多逃去，唯有一厮养。群意凄凄，行次一山岭，复歇鞍放马，策杖寻迳，不觉数里。见杉松甚茂，临溪架水。有一草堂，境颇幽邃，似道士所居，但不见人。复入后斋，有新穿土坑，长可容身。其深数尺，中植一长刀，傍置二刀。又于坑傍壁上，大书云：“两口加一口，即成兽矣。”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，亦不为异。即去一二里，问樵人：“向之所见者，谁氏所处？”樵人曰：“近并无此处。”因复窥之，则不见矣。后所到众会之所，必先访其事。或解曰：“两口君之姓也，加一口品字也。三刀州字，亦象也，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。”群心然之。行至剑南界，计州郡所获百千，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，行李复泰矣。成都人有曰南竖者，凶猾无状，货久不售，群则以二十缗易之。既而鞭撻毁骂，奴不堪命，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，而伺便未发耳。群至汉州，县令为群致酒宴。时群新制一绿绫裘，甚华洁

，县令方燃蜡炬，将上于台，蜡泪数滴，污群裘上。县令戏曰：“仆且拉君此裘。”群曰：“拉则为盗矣。”复至眉州，留十余日。冬至之夕，逗宿眉西之正见寺。其下且欲害之，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，侍烛不绝，其计不行。群此夜忽不乐，及于东壁题诗二篇，其一曰：“路行三蜀尽，身及一阳生。赖有残灯火，相依坐到明。”其二曰：“社后辞巢燕，霜前别蒂蓬。愿为蝴蝶梦，飞去觅关中。”题讫，吟讽久之，数行泪下。明日冬至，抵彭山县。县令访群，群形貌索然，谓县令曰：“某殆将死乎？”意绪不堪，寥落之甚。县令曰：“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，足得自宽也。”县令即为置酒，极欢。至三更，群大醉，舁归馆中。凶奴等已于群所寢床下，穿一坑，如群之大，深数尺。群至，则舁置坑中，断其首。又以群所携剑，当心钉之，覆以土讫，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。后月余日，奴党至成都，货鬻衣物略尽。有一人分得绿裘，径将北归，却至汉州街中鬻之。适遇县令偶出见之，识其烛泪所污，擒而问焉，即皆承伏。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，尽捕得其贼，

乃发群死处，于囊中所见，如影响焉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四四）

○李敏求

李敏求应进士举，凡十有余上，不得第。海内无家，终鲜兄弟姻属，栖栖丐食，殆无生意。大和初，长安旅舍中，因暮夜，愁惋而坐。忽觉形魂相离，其身飘飘，如云气而游。渐涉丘墟，荒野之外，山川草木，无异人间，但不知是何处。良久，望见一城壁，即趋就之。复见人物甚众，呵呼往来，车马繁闹。俄有白衣人走来，拜敏求。敏求曰：“尔非我旧佣保耶？”其人曰：“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。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，不幸身先犬马耳。”又问曰：“尔何所事？”岸对曰：“自到此来，便事柳十八郎，甚蒙驱使。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，非常贵盛，每日判决繁多，造次不可得见，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？今事须见他，岸请先入启白。”须臾，张岸复出，引敏求入大衙门。正北有大厅屋，丹楹粉壁，壮丽穷极。又过西庑下一横门，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。又见著绯紫端简而

侦立者，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，有被枷锁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，有抱持文案、窥觑门中而将入者，如丛约数百人。敏求将入门，张岸挥手于其众曰：“官客来。”其人一时俯首开路，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。著紫衣官人具公服，立于阶下。敏求趋拜讫，仰视之，即故柳澥秀才也。澥熟顾敏求，大惊：“未合与足下相见。”乃揖登席，绸缪叙话，不异平生。澥曰：“幽显殊途，今日吾人此来，大是非意事，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？仆幸居此处，当为吾人理之。”敏求曰：“所以至此者，非有人呼也。”澥沉吟良久曰：“此固有定分，然宜速返。”敏求曰：“受生苦穷薄，故人当要路，不能相发挥乎？”澥曰：“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，岂可将他公事，从其私欲乎？苟有此图，谪罚无容逃遁矣。然要知禄命，乍可施力。”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：“引二郎至曹司，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。”敏求即随吏却出，过大厅东，别入一院。院有四合大屋，约六七间，窗户尽启。满屋唯是大书架，置黄白纸书簿，各题签榜，行列不知纪极。其吏止于一架，抽出一卷文，以手叶却数十纸，即反卷十余行

，命敏求读之。其文曰：‘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。其年五月，得钱二百四十贯。’侧注朱字：“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。”又“至三年得官，食禄张平子。”读至此，吏复掩之。敏求恳请见其余，吏固不许，即被引出。又过一门，门扇斜开。敏求倾首窥之，见四合大屋，屋内尽有床榻，上各有铜印数百颗，杂以赤斑蛇，大小数百余，更无他物。敏求问吏：“用此何为？”吏笑而不答，遂却至柳判官处。柳谓敏求曰：“非故人莫能致此，更欲奉留，恐误足下归计。”握手叙别，又谓敏求曰：“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，他日请致一枚。”即顾谓张岸：“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，兼所乘鞍马，送二郎归。不得妄引经过，恐动他生人。”敏求出至府署外，即乘所借马，马疾如风，二人引头，张岸控辔。须臾到一处，天地漆黑，张岸曰：“二郎珍重。”似被推落大坑中，即如梦觉。于时向曙，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。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。后数月，穷饥益不堪，敏求数年前，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。时方以修进为己任，不然纳之。至是有人复语敏求，敏求即欣然欲之。不旬，遂成

姻娶。伊氏有五女，其四皆已适人，敏求妻其小者。其兄宰，方货城南一庄，得钱一千贯，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。敏求既成婚，即时领二百千。其姊四人曰：“某娘最小，李郎又贫，盍各率十千以助焉。”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。敏求先有别色身名，久不得调。其年，乃用此钱参选，三年春，授邓州向城尉。任官数月，间步县城外，坏垣藁莽之中，见一古碑，文字磨灭不可识。敏求偶令涤去苔藓，细辨其题篆，云晋张衡碑，因悟食禄张平子，何其昭昭欤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五七）

○独孤遐叔

贞元中，进士独孤遐叔，家于长安崇贤里，新娶白氏女。家贫下第，将游剑南，与其妻诀曰：“迟可周岁归矣。”遐叔至蜀，羁栖不偶，逾二年乃归。至郾县西，去城尚百里，归心迫速，取是夕及家，趋斜径疾行。人畜既殆，至金光门五六里，天已暝，绝无逆旅，唯路隅有佛堂，遐叔止焉。时近清明，月色如昼，系驴于庭外。入空堂中，有桃杏十余株。夜深，施衾幄于西

窗下。偃卧，方思明晨到家，因吟旧诗曰：“近家心转切，不敢问来人。”至夜分不寐，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，若里胥田叟，将有供待迎接。须臾，有夫役数人，各持畚鍤箕帚，于庭中粪除讫，复去。有顷，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，及酒具乐器，阗咽而至。遐叔意谓贵族赏会，深虑为其斥逐，乃潜伏屏气，于佛堂梁上伺之。铺陈既毕，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，青衣黄头亦十数人，步月徐来，言笑宴宴。遂于筵中间坐，献酬纵横，履舄交错。中有一女郎，忧伤摧悴，侧身下坐，风韵若似遐叔之妻。窥之大惊，即下屋袱，稍于暗处，迫而察焉，乃真是妻也。方见一少年，举杯瞩之曰：“一人向隅，满坐不乐。小人窃不自量，愿闻金玉之声。”其妻冤抑悲愁，若无所控诉，而强置于坐也。遂举金爵，收泣而歌曰：“今夕何夕，存耶没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，园树伤心兮三见花。”满座倾听，诸女郎转面挥涕。一人曰：“良人非远，何天涯之谓乎？”少年相顾大笑。遐叔惊愤久之，计无所出，乃就阶陛间，扞一大砖，向坐飞击。砖才至地，悄然一无所有。遐
